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三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死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瑀同校

宋真宗皇帝紀

附遼紀

帝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壽王尋立為

皇太子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崩于延慶

殿堊永定陵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

信惑異說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以神道設教而

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佞

臣獻幸蜀幸江南之策而微寇準之忠高瓊之勇勸

帝親征講和澶

淵幾于亡國矣

戊戌咸平元年(契丹)統和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

十六年(統和)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詔求直

言甲申彗出呂端言之彗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下
之囚丁酉而彗滅先是吏部郎中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
會星變上疏曰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
吉是時事舛誤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
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
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鄉第去不半歲召鄉矣事有當面
論者聽乘傳赴闕李彗也惡氣所生言其字彗有所妨蔽
闕亂不明之貌通作弟弟妖星之甚者
也彗星亂臣之類
營室北方星也

○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

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居仁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
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
之所以誤國者聚欽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
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
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
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
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六月命近臣舉轉使○十月丙
戌朔日有食之○呂端李至温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

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環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以疾罷相

襲古同反美也尊者之階曰納陛謂從中階而陛也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于雷下

○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為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續宋論曰予嘗聞諸邵堯夫云三皇同意而異化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五帝同禮而異教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遜三王同形而異勸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然而皇帝王伯之道堯夫已論之詳而齊賢之所以告真宗者料不出此故孟子曰人臣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賊其民者也乃曰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其所

見不應如是之淺爾通衢大道之貨物者必視其物之所直而投其價此市井之交也假令真宗不授以相位則齊賢斷不以皇王之道告之矣擴而充之則無所不至也或曰中行氏以衆人待豫讓則豫讓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豫讓故豫讓以國士報之此豈人臣之道也哉然真宗答齊賢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則近之矣蓋有以杜其言之不情而惡其近手諂也至於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則對曰不宜用浮薄新進喜事之徒譬之好釀醴者告之以飲水磨膏粱者告之以食菜孰知飲水不裂腸食菜不招禍而養生之最要者也

故浮薄之徒進為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為啓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琯而自以為兩京可復所引用者李暹劉秩之書生陳濤斜之敗肝腦塗地雖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賈生者亦鮮矣然改服色易正朔文帝辭以未遑故新進者其英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孚者也况太廉者其心必大貪太直者其心必大詐太隱者其心必大險太容者其心必大殘予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真足以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予故表二賢之所言以為後之人臣告君者之鑑

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左傳鄭伯效尤注效學也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

○十一月契丹冊王誦為高麗國王○十二月契丹于越耶律休哥卒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

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戍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造境以寧

已亥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和

夏六月樞密使曹彬卒彬疾帝臨問

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燦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燦不如瑋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
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
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楊子先知篇曰
網紀曰惡在於網紀曰大作網小作紀如網不綱紀不紀
雖有網羅惡得一目而正諸註言君子治國固不可無法
當提綱振紀使有條而不紊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
國之綱鄉大夫士各紀其職如使綱者不舉其綱紀者不
理其紀則綱無大綱萬目不正
猶無禮義為綱則百辟不正

○七月以王顯為樞密使○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
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
此始○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
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為步進○

九月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率斜軫有經國材明敏忠慎

國人重之○十月契丹主侵瀛州康昭裔宋順死之喪其

器械契丹侵遂城守將楊延昭拒之乃引去掠祁趙邢洛

州瀛州今河間府遂城縣名今保定府安肅縣契丹攻遂

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遂之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

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候援至會大寒汲水

灌城上口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不能登乃引去耶

州今順德府洛州今廣平府祁

州屬保定府趙州屬真定府

○十一月帝自將禦契丹十二月次于大名府
庚子二年契丹統和八年春正月帝在大名府○契丹主侵河

間康保裔死之契丹師還范廷召追敗之于莫州○宋湜
卒于師○帝還京○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都巡檢

使劉紹榮死之知州牛冕棄城走均遂陷漢州以雷有終

為川峽招安使帥師討之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

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及帝幸河朔兵馬幹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

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驕恣侵霄軍士怨之冕亦寬弛無政衆心不附正旦神衛卒

趙延順等為亂遂殺昭壽冕與轉運使張適純城而去惟劉紹榮冒刃格鬪叛卒欲奉紹榮攝弓矢力拒之自經而

死衆擁均立之僭號大蜀改元化順攻陷漢州

○二月王顥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日同知院事

○十月雷有終入益州王均走死○十一月張齊賢免

辛丑四年契丹統和九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

經○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分川峽為益利梓夔

州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日

參知政事馮拯陳克叟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回鶻來貢

回鶻可汗祿勝貢王勒鞍名馬寶器願以兵助討李繼遷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

聚徒講誦之所○契丹主冊其右蕭氏為齊天后○冬十

月契丹主侵遂城以王顥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

超副之顥與戰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主還高陽關在保定府高

陽縣內

○以西涼府六谷首領潘羅支為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西

府今陝西梁州衛使

潘羅支討繼遷也

壬寅五年契丹統和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

之初保吉兵衆目盛有圖朔方之意時靈州孤危詔群臣

議棄守之宜揚億即口奏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

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帝

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

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繼遷不死靈州

非朝廷所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

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黠古

黠也環慶二州名宋初為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是也靈武郡名在陝西寧夏衛城南靈州被圍危急濟刺指軍不至遂陷

居仁呂氏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

億之言為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

湛之言為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

安邊書而後韓魏公深以亮之言為然按安邊書曰靈

武地方千餘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

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

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

分為一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

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

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

○六月趙保吉寇靈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九月召終

南隱士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初放毋卒詔賜以粟帛

紙錢至是召至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不對○以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大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自知留後遣使入貢方物詔授本軍節度

使沙州在陝西蕭州衛城西

○十月向敏中免

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春二月加潘羅支朔方節度使羅支

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言感朝廷恩信已集騎兵六萬乞

會王師收復靈州詔許之故有是命○四月趙保吉寇洪

德砦蕃將慶香敗之洪德砦在慶陽府環縣北

○王繼忠及契丹耶律奴瓜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

以歸望都縣名今保定府慶都縣是也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京統軍使蕭撻凜南侵至定州之望都

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

與奴瓜逆戰于康村自日懸至乙夜敵勢少却遲明復戰

繼忠陳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

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里士皆殊

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此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見

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囚言

契丹主然之刊

○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來興徙知益州詠剛方自任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趙保吉陷西涼府丁惟清死之潘羅支會藩部救西涼五月保吉敗死于德

明嗣保吉攻西涼陷之知府丁惟清沒焉潘羅支集六谷

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

勿止也遂死年四十一德明嗣年二十三矣尊保吉日應

裕陵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環慶邊臣以

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知鎮

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

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

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

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鎮戎軍今平涼府鎮源縣

○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

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

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

耳恕薦準為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

其所出榜別有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

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息人不

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龜鑑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

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

切婉而直邪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

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為慮遠也

○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萊國公
來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十二月侍御史
田錫卒錫梗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
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
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
耶

宋史論斷曰自漢以來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為先
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汗馬冒犯矢石內
平中國之難外攘夷狄之凶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
功太常覃恩帶礪禪子孫世守勿失此則封功錫爵之

彛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
克明先見之危亡曲突徙薪功利有非武臣可比是以
考夫前代或有人君失政姦雄在朝擅生殺之權變祖
宗之法謬專國賦僭握兵符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宗室
弱而不救姦佞閉而不言篡弑之謀變在朝夕幸而鯁
亮直言之士奮不顧身折繡檻於彤廷披忠肝於玉陛
力陳其罪直指姦邪破軟血之凶盟誅根連之黨類於
是罪人斯得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
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所上疏五十三章因入
辭直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

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
衆以為金碧輝煌臣以為塗膏爨血歲或大旱則曰此
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及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
即檢舊例施行則又曰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
無功則取聖慈裁斷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
賊多起尚率父老千官請加尊號不知在廟堂者用何
智畧總軍兵者作何籌策嗟夫觀其忠諫之言雖非張
九齡常見素誅凶去暴之比然其正君心止徭役弭禍
亂進惠良黜詭佞其功豈止安中國攘夷狄而已哉惜
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
諫之功也苟能知此而加其美謚錄其子孫使忠言謹
論耿然不磨則後之忠臣義士安得不仰其遺風正五
鬼之奸邪黜青苗之阿黨復誅豐亨豫大之亂臣乎惟
其不能旌直臣於前所以不能繼遺風於後也然則國
家之於諍臣可不重其任而旌其直乎

○除天下贖租蠲物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壹百六人○

契丹耶律道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士奴于越
休哥之子

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春三月皇太后李氏崩○六月

宥罪侯趙保忠卒○七月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
用兵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

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

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仁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吾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封丘門亦梁封丘縣之門也

○契丹冊李德昭為西平王

德昭即德明也

○趙保吉故黨戕潘羅支于屠龍族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弟廝鐸督為首領○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王

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署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鄉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而有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象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跳梁猶強梁也

○閏九月契丹主侵定州遂次于望都契丹主奉其太后南下命統軍使蕭撻凜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敗其前

鋒又攻比平砦田敏等擊走之又攻保州皆不利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州王超拒之于唐河契丹遂駐師陽城淀然每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銳捷扼要害以備之會降將王繼忠以書詣莫州部署石普言契丹欲講和普以聞于朝朝臣皆以為不可信畢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於是帝手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惟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

順安軍今保定府安州是也北平砦在保定府北平縣南

保州今保定府是也唐河在保定府唐縣西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

○十月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於岢嵐軍李延渥力拒契丹于瀛州又敗之契丹主欲還群臣不可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乃遣崇儀副使曹利用奉書詣契丹軍蕭太后見之欲求閩南地利用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太后不從

岢嵐軍今屬太原府

○十一月契丹主侵澶州帝自將禦之時契丹敗宋師于洛州破德清軍冀州遂次于澶淵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若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

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乃陽為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幸澶州二人由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赦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閑說疑沮

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燕都部署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
束手無策脩齊誦經而已時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
不戰而却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澶音單澶州即澶淵今大名府開州是也

洛州注見前德清軍今大名府清豐縣冀州即大名府也
金陵今應天府閩州今保寧府天雄軍今大名府也

○帝次于澶州暨契丹平帝在道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
却之曰將上皆然朕安用此耶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兩
軍不接戰蕭撽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顧裴環守牀子
弩發矢中撽凜死烏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
方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
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

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

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

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
言是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瓊怒

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
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

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
軍事付寇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

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
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戊寅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閩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
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
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
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
矣準益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
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十
二月庚辰朔契丹遣飛龍使韓祝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
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從曹利

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

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赦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
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

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威武軍今

福州府車駕所止曰駐蹕懾質涉及失氣也心伏也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也

瑩中陳氏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
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
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
凜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

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
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
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
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
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帝至自澶州○契丹太后賜其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氏

進封晉王

德昌即德讓也

乙巳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大赦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

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
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

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
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
班賞有差○二月孫僅如契丹賀蕭太后生辰○四月以
王欽若為資政殿學士以與寇準不協故授之而罷其政
○以馮拯參知政事○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
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
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
惡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史臣曰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交好
之謂也今契丹圍城遣使與之議歲幣用銀絹各三十

萬定議而歸是則所謂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納以為常嗚呼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賂寇又烏用養兵為哉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十一月契丹使阿里來賀承天節

丙午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四年

春二月寇準罷準為相用人不以次

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自送之欽若因

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竒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資治通鑑卷之三
宋新劉氏曰博奕者之角勝也先置物於此勝者得之
如射而獲然故謂之射亦謂之注注者射而注意於中
之謂也所射之物將盡而僅存其一計已窮矣僥倖於
甲而出以與人角謂之孤注準之奉真宗往澶淵與契
丹角信乎其以為孤注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往者
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
是潞王焚而唐鼎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
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
密使為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
以都點檢為周禦契丹出門而返旆以趨於是周覆中

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
易姓中國所使禦契丹者如趙杜二公之庸猥則他人
帝如周宋二祖之雄傑則自己帝而其主未有幸免者
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尋皆由此也真宗之去此時
猶未甚久而天下之人習見此以為故常歷選當朝將
帥之臣而使之往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
二祖者乎凜凜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為孤
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
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也
真宗當德之而不當用以為怨也準所以來欽若讒口

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為孤注而在於自矜伐爾逢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然後得君臣無恐焉當用以為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因準舊盟更增幣以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辭賞功之典於仁宗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以王旦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以王欽若陳堯叟知

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署院事

旦王祐之子也太祖常遣祐按事謂祐還

與王溥官戒祐不狗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即必做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

○以丁謂為三司使林特為副使

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任三司案牘叢委吏

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目尤善附會而有心計

○南平王黎桓卒子龍廷嗣○九月趙德明降十月以德

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德明復遣將劉仁勗奉誓

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因責子弟入質德明

謂非先世故事惟獻駝馬而已○沙州曹宗壽致貢于契

丹

沙州在陝西肅州在陝西契丹統和五年春三月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府

丁未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春三月契丹城遼西為中京大定府

大定府在遼東郡都督府遼號中京大定府今改北京元改

縣唐置饒樂郡

大寧路今大寧城也

○四月皇后郭氏崩○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增置孔子守塋戶凡一千○汀州黔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言真君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為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以為靜海軍節度使交阯郡王賜名至忠○以杜鎬為龍圖閣直學士鎬下

○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優詔獎之○十二月准蔡間麥斗十錢米斛二百錢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

門之鵠尾大赦改元大中祥符帝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受命欽若因諫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終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龜勉從之帝尚猶豫會王旦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在尹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

教耳帝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乙丑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通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文命興于宋付于將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

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險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起建章宮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之鴟尾是也河圖伏羲氏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春秋緯乃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旋坤出地符

○四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時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帛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正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内各

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泰山在濟南

東嶽代宗也

○天書復見於功德閣○五月王欽若判兗州上言泰山

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也

○置天書儀衛及扶持使○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

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

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

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得

其奏果與夢協且管可再拜稱賀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

文廣武儀天尊道靈真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史臣曰真宗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

導迎真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脩遼史

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烏來自太宗幽州

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

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

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

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狄人之聽聞

庶幾足以潛銷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

效尤焉計亦末矣

○作昭應宮以奉天書○九月以天書告于太廟○十月

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十一月帝如曲阜謁文宣王廟再拜詣叔梁紇堂近臣

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如孔林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遣

官祭以大牢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

夫人妻上官氏鄆國夫人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

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主祀事追謚齊太公望為照烈武

成王立廟于青州追謚周公旦為文憲王立廟曲阜天子諸侯

鄉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詩傳牛曰太牢

○帝至自泰山○是歲有年米斗七八錢○契丹蕭圖玉

伐甘州回鶻降之○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

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

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氏本中曰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議

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準有以奪其

議則亦出為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

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也

已酉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夏五月詔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

從祀兗公顏回為兗國公費侯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邴

伯魯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兩制以上文臣為贊又封

先儒左丘明等十九人為伯○枷號聖祖為司命天尊以

王中正為牢武衛將軍七月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宮○
十月詔天下州軍作天慶觀○十二月契丹太后蕭氏卒
后北府宰相思溫之女明治體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
忠習知軍政凡有大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
士用命契丹主遵其教訓遂為盛主遣使告哀于宋夏高
麗謚曰聖神宣獻皇后

庚戌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春正月王隨王儒如契丹弔祭○二

月契丹使蕭合卓來致太后遺物使蕭虛列來謝弔祭○
遣使如契丹會葬○交州李公蘊逐其節度使黎正忠而
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貢奉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

效尤為難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詔以公
蘊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五月一日太子生後
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
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
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八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
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得
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劉脩
儀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契丹賜其大丞相

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契丹蕭圖王伐其州回鶻俘肅州

之民而還

其州今陝西其州左衛是也回鶻即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工元

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為救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至唐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健鷲猶鶻鳥之飛今火鳥是也肅州今陝西肅州衛是也

○高麗康肇弒其君誦而立誦兄詢契丹主謂群臣曰康肇弒君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宜發兵問罪群臣皆曰可國舅詳穩蕭敵烈諫不聽○八月以王旦兼汾陰大禮使時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

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于契丹感

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

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

以長歎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雞山鹿

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

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

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

嘉其志而不能從汾陰縣名今平陽府榮河縣是也左傳

區史嚚享馬神賜之上田史嚚曰號其亡乎吾聞之

呂氏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

謂定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惑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相亦以未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九月契丹冊李德昭為夏國王○十一月陝州河清○契丹主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出奔平州○十二月陝州河復清○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四年契丹統和二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三月帝過洛陽遂謁求昌陵四月帝至自汾陰○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契丹大丞相耶律隆運卒隆運重厚曉智畧明治體喜建功立事輔政三十年國以之治強○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七月馮拯罷

壬子五年

契丹開秦元年

夏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

州郡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孤山在杭州府城外西湖上獨立二峯為湖山勝絕處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趙安仁罷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密副使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
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脩宮宇以林特
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
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
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

安不可忘戰也事已然曰業謂

○十月帝言聖祖降延恩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賀閏月上
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
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
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天下
州府並增置聖祖殿○作景靈宮太極觀于壽丘以奉聖
祖聖母○十一月享玉皇于朝元殿○以王旦兼至清昭
應宮使○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契丹赦改元開泰
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幽都府今順天府也
○十二月立德妃李氏為皇太后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

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蜀人龔羨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得入襄王邸自美人進位德妃性警敏曉書史由是專寵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馬后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能記憶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于外政史記周成王初在襁褓襁褓闕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癸丑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春正月置玉牒所○三月以丁謂兼迎

奉聖像使先是詔於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大祖太宗像至

是成五月奉安聖像於玉清昭應宮建康軍今揚州儀真縣是也

○八月詔明年有事于太清宫以王旦兼大禮使孫奭上

疏曰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

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

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焉

甲寅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春正月帝謁老子于亳州太清宫加號

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帝至自亳州大赦亳州今鳳陽府亳縣是也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以寇準為樞密使○

續通志卷之三十九 宋真宗 十九

契丹伐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國舅詳穩蕭敵烈討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高麗來貢先是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復貢○是歲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折惟昌卒以其弟惟忠知府州事

乙卯八年

契丹開泰四年

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奉表上玉皇

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大赦○二月加楚三元佐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持附會邪險

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符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疇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竟以與林特忿爭于能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
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以王欽若陳
堯叟為樞密使○五月契丹伐高麗蕭敵烈無功而還契丹主遂復命樞密使

耶律世良伐之

○王嗣宗罷○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
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
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
其忠○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史臣曰漢張道陵之後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賜以號也

賜以號始于是是後凡嗣世者皆賜以先生號然無階
品至胡元乃封為真人給以銀印視三品始有階品矣

○十一月种放卒

丙辰九年

契丹開泰五年

春正月以丁謂兼會靈觀使○契丹大

敗高麗一郭州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行者之資揔曰輜重輜厠也謂

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曰輜重

○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

崔遵度為王友士遜一日謁王且稱皇子學書有法且曰

公為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愧謝○六月蝗飛翳空帝以

連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存臻將何以濟迪請

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八月曹瑋敗吐蕃于伏羌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率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

南伏羌縣名今華昌府伏羌縣是也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魯張知白參知政事張旻任中正為樞密副使○帝以旱蝗停京城工役禁舉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甲寅得兩蝗散戊辰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呂氏本中曰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愛蓋君之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力也當辭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兗之水江淮之旱內城之火京師之蝗間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愛君乎觀罷諸營建而飛蝗盡死真可見矣

丁巳天禧元年

契丹開泰六年

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

及聖祖寶冊大赦○二月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陳

彭年卒彭年敏給種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然性好

諧時號九尾狐○五月以王旦為大尉侍中五日一至中

書旦固辭許之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至是拜

太尉○八月以王欽若平章事初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

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

相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
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疾欽
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選我十年作宰相

王子明王旦字也

筆斷曰古稱立賢無方真宗欲相王欽若而王旦以為
相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豈南方之人果不可為相
歟蓋自天地開闢以來水土之所以平民粒之所以食
禮樂衣冠之所以制甸侯綏荒服之所以成皆由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陶稷契伊傳周召之為臣上
以體乎天下以則乎地德化施於中國聲教被於四夷
此則聖人順天地自然之道地氣自北而南也曷嘗有

南人為相治化自南而北哉且天下風土誠有不齊而
方土力綿薄人多浮躁北方水土深厚人多持重萬一
得間氣所生則南人秉心塞淵者十止二三北人植德
不回者十常七八此漢唐之世所以欲求宰輔之臣必
於忠厚之方求之也是故漢業初興蕭曹是任諸呂夷
滅平勃有功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濟唐有
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焉然興仆植僵而房杜之功
不少應變持正而姚宋之績君多此漢之名相所以稱
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杜姚宋也雖然彼數相
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其佐治功烈亦豈敢望於三代

之聖臣然其德度寬和規模宏大亦足以解懸萬姓儀軌百寮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真宗不思王旦之言遽以王欽若為相欽若為人陰險無良踪跡詭秘締盟丁謂脩好承珪偽造天降之書詭譖忠良之士威權既振天道漸違故於秉政之元年史書旱蝗為災天下大荒二年河北京西大饑彗出北斗李士衡以故不大用三年河南地震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天書降于乾祐山魯不數稔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元氣索矣至於神宗復踵其弊乃以王安石為賢親信極甚既擢以參知政事復命以秉執鈞衡法立青苗壽源四

海雖以太皇太后流涕為言上亦不悟於是百度廢而群黎怨地氣南而妖氛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故以杜鵑啼於天津橋而言則世道將治將不治南人當相與不當相皆可見矣然則子明之見堯夫之言豈偶然哉

○九月王魯免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太尉侍中王旦卒旦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

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
遇有差除必先疏曰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
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
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
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
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
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
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兢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
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

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
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
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
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
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及
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
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
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之
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甚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嘗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差擇也謂擇其賢否也拜官曰除謂除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目終或比之馮道云

四明陳氏曰按王文正之碩德重望可謂賢矣然受美珠之賜而議天書之誕而不諫至死而不能以正自終議者至以失節馮道為比惜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明乎大學之道而求至於是而已曾子臨終而易箒曰吾

得正而斃為後之君子可不慎諸

戊午二年契丹開泰七年春二月進封壽安郡王受益為昇王閏

四月馬知節罷○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

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

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恠銜愚俗不

報○五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六月以曹利用知樞

密院事○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已未三年契丹開泰八年春二月契丹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判宋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

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迎入禁

中魯宗道孫奭知能所為咸諫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乾

山在西安府城南

○六月王欽若免○以寇準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大事記曰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以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

詐妄之事次也最下則丹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十一月帝朝景靈宮享太廟

祀天地于園丘大赦群書考索曰古者祀天于南郊而地

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于北郊而澤也
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
必因川澤也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庚申四年契丹開泰九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沉勇

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羗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緩懷邊人羗戎畏懷之○二月帝

有疾不視朝。○三月左僕射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之。○四月兩月並見于西南。○高麗求成于契丹契丹許之。○復以楊億為翰林學士尋卒。○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七月以李迪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以丁謂平章事。○內侍周懷政伏誅

貶太子太傅寇準知相州先是入內都知周懷政失寵誅素附寇準因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楊崇勳以其謀告丁謂謂與曹利用計議以聞詔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丁謂與皇后謀遂貶準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丁謂請再貶準帝欲謫諸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

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翼日詔謂

復視事翰林學士劉筠請罷從之是時丁謂擅權用事至

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推

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官官迪以為不可

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

宰相無為左丞者及入對于長春殿內出制書帝謂輔臣

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官官屬不當增置臣

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

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而遠貶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

劾正帝怒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明目謂入謝願留遂自

傳口詔復入中書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

而謂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

院出遇殊於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復位益

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為初為揚億所識技竟與億同居文翰之府時號揚劉

○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樞密宰

相等參議引決太子固讓不允十二月太子開資善堂親

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

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

間言后深納焉
丹稜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
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
黨植猶多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
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
者王曾也

以馮拯平章事○作天章閣藏御集

辛酉五年契丹太平元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二月

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

司南京欽若在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

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

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契丹立梁王宗真為太子宗

真字夷不僅小字只骨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皇后蕭氏

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耨斤不悅焉後為遼興宗

○高麗致貢于契丹

壬戌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春二月帝崩于延慶殿皇太子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淑妃楊氏為皇太妃

時王魯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

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魯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

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

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兩府定議太后與帝

互上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

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謂太后

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

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

持示謂閱訖乃進王魯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

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
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筆斷曰人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姦
者為可嘉蓋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姦實
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尤有功於社
稷也丁謂自轉運夔州安撫鄆濮奔競而進遂秉大權
然其賦性姦回好行詭譎慝建四凶之虐煽懷五鬼之邪
謀欲去劉平乃加虛譽將排寇準遂若深讐上矯誣以
欺天下詭隨而亂政於是黨與日盛凶威日增而太祖
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於斯之際孰敢斥其惡而

犯其怒哉尚賴天厭其禍而王曾者出曾以謂之姦邪
諛佞包藏禍心備言於太后太后怒甚立欲誅之乃罷
謂仍黜林特等九人由是九廟奠安萬方稱慶而朝憲
復為之肅然王曾之功不亦偉乎然則奸臣誅而臣道
泰佞人出而天下平此固已然之明驗也然或當時天
不祚宋王曾不生丁謂再相故雖天命有定仁宗以幼
冲之資而欲當國步之多艱不其危乎是知仁宗之有
天下四十年者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太赦○遣薛貽廓如契丹告哀契丹幽州急遞先聞契
丹主不俟貽廓至闕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已下皆為沾

涕因謂宰臣曰德懋曰吾與兄皇未結好前征伐各有勝負洎約兄弟二十餘年兄皇昇遐况與吾同月生年大兩歲吾又得幾多時也因又泣復曰吾聞姪帝年幼必不知兄皇分義恐為臣下所間與吾違約矣及貽廓至達帝聖意契丹主喜謂后曰觀姪帝來意必不失兄皇之誓汝可先貽書南朝太后備述妯娌之媛又詔燕京憫忠寺特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復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後欲遷教坊都知一官見本名正犯真宗諱因怒曰汝豈不知我兄皇諱字耶以筆抹宣而上尋下令國中内外文武百僚僧道軍民等犯真宗諱者悉令改之○四月薛

由如契丹告即位○貶故相寇準為雷州司戶叅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怨準而太后恨迪之嘗諫立已也遂誣以朋黨貶之允與二人親善者皆逐故曹瑋亦謫知萊州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歎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在雷踰年而卒雷州今雷州府衡州今衡州府
○六月契丹使耶律僧隱等來都檢點僧隱克祭奠使林牙蕭曰新克太后吊慰使
○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先是丁謂為山陵使

金吾耶律諧充帝吊慰使

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
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
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
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
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
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
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
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

州府鄆
城縣也

鄆州
今充

永新劉氏曰司戶謂姦邪弄權罪有之矣至坐以包藏

禍心移皇堂於絕地則非也謂從邢中和之言以其宄
宜子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為絕地而用其禍心乎
然非此則謂不可得而去謂之見陷於中和天使之也
君子為善而不遇其福者常有之天何暇屑屑而福之
哉善積不泯而福自至小人為惡而不遇其禍者常有
之天何暇事事而禍之哉惡積不解而禍自至若出於
偶然者而實非偶然也昔者周公積其善而管蔡謗之
武庚叛之成王疑之岌岌乎不保首領天若不聞也及
夫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金滕啓赤鳥歸矣何喜如
焉王莽積其惡而元后壽考以主之漢統屢絕以就之

群姦附會以崇之晏然自以為唐虞復生天若不怒也
及夫大雨漂之於昆陽烈火隨之於宣室而虎豹溺緝
衲服禡支體分裂矣何怒如焉天之福善禍淫自以時
至非若小丈夫之悻悻欲速以快其德怨也徐要其終
不出于範圍之外而止爾謂於此時方自擬其以移就
宜子孫之冗受褒豈料其以移就有水石之穴被竄乎
天網所及宜然莫逃也故君子勉於為善而已非耳目
心思之所能周防者一聽於天何可預度哉

○七月以王魯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
為樞密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理多所

薦拔尤惡佞倖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
曰惟陛下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
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曰卿諸子孰可
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
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帝識其姓
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
政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
魯直蓋思念之也及入中書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
宗道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丁謂有罪貶
為崖州司戶叅軍先是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丁

謂家謂嘗教言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坐貶諸子並勒停尋又坐與德妙姝除名配隸復州仍以謂罪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傳俟謂行遠乃罷翰林學士承旨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

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八月帝及皇太后初同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始用王魯諡也宰相率百官稱賀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候而春秋長即當還政○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僧隱來賀即位○葬永定陵以天書殉○十一月錢惟演罷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以孫奭馮元兼侍講王魯以帝初即位宜近儒者故命之○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王魯集賢殿大學士

新安胡氏曰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通鑑三卷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四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泰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瑄同校

宋仁宗皇帝紀 附 遼紀

帝諱禎真宗第六子也立為皇太子及真宗崩即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葬永昭陵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帝之初年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已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終如一然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癸亥天聖元年 契丹太春三月行崇天曆罷榷茶行貼射

法司天張奎運所造貼射法以十三場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

資治通鑑卷之四
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秋九月馮拯罷以王
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
欽若平章事

筆斷曰姦臣誅而世道泰佞人去而國祚興此天理之
必然古今之明驗也昔隋之少師專而有寵季梁賢而
不用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隋不會楚子伐隋隋侯惑
于少師之言遂與楚戰隋師敗績闔丹獲其戎車與其
戎右少師隋與楚平楚子將不許闔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隋未可滅也乃盟而還宋景德間宋禦契丹於澶淵
高瓊固請真宗北幸馮拯阿附王欽若乃從旁呵之幾
敗大事自是拯與丁謂錢惟演等深相表裏以為固寵

之計惟演欲薦馮拯則言拯純和與寇準不同丁謂矯
詔以貶寇準拯但唯唯而已至於擅易山陵太后怒甚
欲誅丁謂拯力與營救乃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
大臣恐駭天下耳目卒使大憝逃刑國政不立其黨惡
之罪可勝言耶故少師與馮拯所遇之事雖有不同而
其誤國之姦則一也嗟乎少師得君言行計聽于時人
心雖怒孰能去之幸而天存隋國使其一戰而敗季梁
得以見信非所謂天去其疾乎馮拯柔和而佞已秉相
權于時人心雖怨孰能黜之幸而天佑宋德使拯以病
去位王曾得以進用非所謂天去其禍乎君子即事而

觀則天意欲治而不欲亂福善而不福淫皆可見矣然則仁宗有天下四十二年者寧不本于天去佞人之功乎

○閏九月雷州司戶寇準卒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自笋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荆南府名今荆安縣屬馬寇公後追贈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

李氏長編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國秉道嫉邪

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虜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答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勲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事聞故詔禁之○初置益州交子務

史斷曰此交會之始按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特民

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漢皮幣惟王侯
朝饗用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宗始為飛錢之法委錢
京師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以通商賈之厚齎者其
法執券以取錢而非即以券為錢也宋真宗時張詠鎮
蜀患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
為一界而換之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衰不能償所
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請官為置務至是蜀守臣寇
瑊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始屬之官而有禁焉自
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錢限年以為界而交易之
子二年契丹秋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混同江在

開元○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

城北

為皇后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女孫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三年契丹契丹太○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

月復權茶罷貼射法○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
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魯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憺偽誠如聖諭○十二
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耆為樞密使者即張旻也太右微
時嘗寓旻家事之甚謹后稱德之

丙寅四年契丹太春三月契丹阻十叛西北常為黨項阻

益甚阻卜黨項西羗別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
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

○夏六月京師大水時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元亨世宗從孫宋初承舊制有殿前承旨淳化二年改為三班奉職

丁卯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正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御大安殿受朝

史斷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君之於母后以子道事之可也而以臣道事之則不可何也禮為冢子為之服三年以其主宗祀也豈有踐祖宗之位為萬乘之主率臣下北面朝其母於外朝之禮哉

○晏殊免先是殊言張耆無勲勞天下有私徇非才之議太后不悅至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宣州今寧國府是也○以夏竦為樞密副使○龍圖閣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

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無逸周公懼其初

逸而不知無逸故 ○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

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

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

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

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

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

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

國帝然之俳戲也憂倡也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戊辰六年契丹太春二月平章張知白卒知白為相慎名

器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三月丙申朔日

有食之○以張士遜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

五月楚王元佐卒○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并州取之元

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制物始圓而高準

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

國則稱帝由是立元昊為皇太子焉

已巳七年契丹太春正月曹利用罷時中宮與貴戚為禍

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允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

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會利用從子洵為兵馬

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洵杖死內侍

請併罪利用張士遜曰利用大臣不知也后大怒王魯力

解乃罷為衛將軍○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先是太后

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平章事夏竦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安置衛將軍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按死非其罪聞契丹歲大饑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可大賑

救之乃詔轉運司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夏四月南平王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為交趾郡王○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示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

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王魯罷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秋七月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冬十一月癸亥日南至也冬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授朝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八年契丹太平十年夏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乾曜號

澄素先生乾曜張道陵之後也信州今廣信府是也龍虎山在廣信府貴溪縣西南

○九月姜遵卒○以趙積為樞密副使積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初置武舉

辛未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

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為太后治國事初契丹主親政後方一月太后暴崩契丹主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群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契丹主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群臣曰古之帝王以日易月宜法古制契丹主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終制三年

契丹主臨終屬其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毋切毋殺之又囑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始以輔立之事而委之次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囑之

史臣論曰遼聖宗理寬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勲勞賑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弭兵以息民設科以取士政令平壹國用富強契丹之賢主也

契丹太后耨斤遷其主母齊太后蕭氏于臨潢○秋七月

王隨等如契丹王隨致祭王駿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綬以為言故罷之○十二月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壬申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群臣朝其母契

太后專決國事契丹主不但可預聞至是御政殿受契丹主及群臣朝

○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尊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是

日卒婉儀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

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於太后太妃而婉儀默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為

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

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

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

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黜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
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
其意遣內侍羅崇勲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
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
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右服殮用水銀崇勲懼馳告
太后乃許之右妃傳北齊文宣帝置婉儀為八十一御女
唐明皇置六儀婉儀其四也隋九嬪有順容
煬帝所置也宋真宗又增置順容之官從一品位在昭儀上

○三月契丹太后弒主母齊天后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懷齊

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薨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齊天后死
有頃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許之
謚曰仁德 ○秋七月王曙罷 ○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

崇勲為樞密副使 ○以吐蕃唃廝囉為寧遠大將軍 ○冬

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為定難節度使西平

王初元昊數諫其母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

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

耳何錦綺為既襲位明號令以兵法自號鬼名吾祖 ○契

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癸酉二年契丹重熙二年春二月帝耕籍田大赦 ○三月皇太后

劉氏崩后稱制二十年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近習少所

假借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議國事閣門趣百僚

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

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克佐范雍趙禎晏殊罷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呂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

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

侍闈文應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頃

之矣

詞火若虛正
反告言也

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

樞密副使土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

為皇太后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

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謚曰

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

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陪

塋永定陵

洪福寺在開封府陳州北

○契丹使耶律壽寧等祭奠弔慰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

月以宋綬為端明殿學士○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劉

氏舊制后皆二謚稱○張士遜楊崇勳免士遜無所建明

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免

○以呂夷簡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

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詔自今宰相

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擬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

者矣○十二月薛奎罷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

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

○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王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黜御史

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

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語不勝忿批其頰

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

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

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

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

后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

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

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

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

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

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其餘
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克舜豈得引漢唐
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
黜道輔等皆知遠州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
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
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

甲戌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春三月以賈昌朝等為崇政殿說

書○夏五月契丹太后蕭氏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

政立重元為太弟契丹太后稱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遂收太

后符璽而遷之于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也

○秋八月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詔淨妃郭氏出居

瑤華宮廢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真宮安置美人楊氏于

別宅尋賜淨妃號金陵教主冲靜元帥帝頗念之遣使存

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九月立

曹氏為皇后彬之孫也○趙元昊反寇環慶州改元廣運

乙亥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作邈英及延義二閣寫尚書無

逸篇于屏○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

之孫父商王元汾也帝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皇后撫育生四年矣

李迪罷以王曾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

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趙元昊寇慶州慶州今慶

陽府

○冬十一月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時后居
瑤華帝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
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閻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
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
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
應之罪竄之○詔乳宗愿襲封文宣公宗愿聖佑弟也

丙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春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鍾律先是李照進新

雅樂遂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于是知杭州鄭何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笑至

是瑗逸極言李照樂穿鑿於是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者

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
勘尹洙歐陽脩于外初仲淹以吕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
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
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
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
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
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

資治通鑑卷之四
宋紀三
四

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
饒州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
於是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
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虔州酒
稅歐陽脩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
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士傳寫
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殿
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言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以戒
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筠州今瑞州府虔州今贛
州府夷陵州名屬荊州府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謚曰莊惠
祔葬永定陵

李諮卒○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德象同知院事○折
惟忠卒以其子繼宣權知府州事○契丹中書令張儉致

仕

儉居位二十年清約謙慎
裨益弘多契丹主深重之

丁丑四年

契丹
六年

夏

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夷

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夷
簡任事又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
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薦齊夷簡
薦綬於是四人俱罷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

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覬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黼同知院事○趙元昊侵吐蕃遂取瓜沙肅州遂悉有夏銀綏宥靜靈蓋會勝耳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地饒五穀宜稻麥始大建官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眾改元大慶興州今寧夏衛賀蘭山在

寧夏衛城西

○冬十二月并代忻三州地震吏民壓死者二萬二千二百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戊寅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年春三月王隨陳

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予綜為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筆斷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此誠事陶之格言

也仁宗以章得象清忠無所附擢為宰輔得無失於知人之明乎蓋章獻臨朝權倖用事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曹利用張士遜呂夷簡之徒皆以阿附取容欲固權位而章得象正在其列以直道自任不避艱險數陳女主之禍力勸太后還政者惟魯宗道劉燁蔡齊曹脩古范仲淹劉隨楊偕段少連林獻可張存而已于時曹魯雖沒而劉范諸人尚在仁宗不取諸良臣而獨取得象者何哉蓋自古以來魚目混珍珠玦亂玉銜售之際非至聰不能知其姦非至明不能察其偽故雖有龍逢剖腹之忠亦不能自明於上况當時張耆張

遜相繼秉政日譽得象之善而譖劉范等之短乎此所以忠鯁者不克見知而邪佞者終獲大用也嗟夫人君誤於用人豈小失哉得乎忠良則賢臣進而國政立誤於邪佞則賢臣退而國政衰故張士遜得君而孔道輔為其所賣章得象進用而范仲淹為其所擠斯二人者正所謂以柔濟姦之人遠之猶恐不克况舉而任之乎此仁宗之所以為仁宗而不及於漢武之用金日磾也雖然不特此也厥後神宗誤識王安石之忠遂師事之雖太皇太后為言而亦不悟乃曰群臣惟王安石為國家當事卒使變法致亂其舉賢之失豈不尤有甚於斯

乎

○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趙元昊稱帝國號夏先遣使

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歃血約先攻

廊延欲自靜德寨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遣使奉表畧曰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

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

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

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

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

不喜朝帝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始祖

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伏望許以

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惟好

○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

為廊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左僕射王曾卒

已卯二年契丹重夏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

月王德用罷○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屬籍○以夏守斌

知樞密院事○秋七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畧

安撫使先是竦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

羗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

遠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

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

粟贖罪十損並邊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朝廷多

采用之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契丹太后居慶

州五年契丹主悔之乃親迎還事之益謹而后常不悻○

冬十月盛度程琳免貶孔道輔知鄆州初張士遜素惡琳而嫉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即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以王黼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折繼宣有罪貶為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權領府州事种世衡帥師城清澗初天聖中黼使契丹過真定曹瑋為總管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視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黼未以其言為然及在樞府帝數訪以邊事黼不能對始嘆瑋之明識楚州今淮安府清

閔縣名在延安府城南庚辰康定元年契丹重熙九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除越職言事

禁○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二月貶

范雍知安州先是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

保安軍取金明砦李士彬父子俱被執遂乘勝抵延州城

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石元孫合軍趨

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平

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會大雪解去安州今德安府保安軍今延安府保

安縣金明砦今延安府膚施縣土門砦名今延安府綏德州境○詔陝西轉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以韓琦為陝西安

撫使○王黼陳執中張觀免時邊事大急而黼等無所建

明而罷○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五月張士遜致仕時西事方劇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
有建明政府又非養病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
以大傅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以呂夷簡平
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秋
七月郭禎如契丹告將伐夏○八月以杜衍同知樞密院
事○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
轄領五千人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早者先出仲
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由是大閱州兵得
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
吏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大興營

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

定堡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相踵歸業○元昊寇

三川等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遂陷乾溝乾河趙福堡大

指范雍斥堠望也所以望烽火斥堠謂行險阻伺候盜賊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十里是也

辛巳慶曆元年契丹重熙十年春正月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

詔鄜延涇原會師討元昊未行而罷先是帝以元昊勢益

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琦奏之帝取攻策

琦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

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杜

衍曰徼倖而成功非萬全計也帝不聽詔期正月會師同
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
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遊之地
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
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從二議尋詔嚴兵備毋輒入賊
境○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
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
敗績于好水川貶韓琦知秦州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
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只募勇士

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
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將
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
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
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
騎數千趨懷遠柶龍川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
棄馬羊橐駝伴北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
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
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
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乃益進福

與懌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傳等皆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墜崖塹相壓懌戰死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或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黃津珪傳皆死閔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

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

渭川今鞏昌府好水川在平涼府鎮原縣高平縣名今鎮原縣是也德勝砦在平涼府靜寧州羊牧隆城砦名在平涼府隆德縣耀州在開封府

○夏四月以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知永興軍○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為樞密使任布

為樞密副使○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八月元昊陷豐州○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俱被斥而竦為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河中○分陝西為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合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亡地悉

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覺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寇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始為中國用矣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復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弗追已而果有伏人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

失所向有功

麟州今神木縣府州註見前招安砦在延安府安定縣西柔遠寨名在慶陽府西大順城

在慶陽府西北當復橋川口與白豹金湯截然屹立白豹城在西夏界范仲淹議取此築城東接安疆寨西接東谷

寨南接柔遠寨北接勝峽寨金湯城在延安府保安縣

○十一月置涇原強壯弓箭手○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

方用師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

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

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

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

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歷○詔天下立義倉

壬午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春正月復京師權鹽法○二月初置

義勇軍○三月契丹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契丹上年

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

乘釁取宋舊割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

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

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南院樞密使

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

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

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河

東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部會師幽州命

太弟重元及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伐宋

四月富弼如契丹先是蕭特末至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

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卧

病軍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瞿然起

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

得者告口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
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
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
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
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
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五月以大名府
為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
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
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
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左傳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城郢不謂忠乎大名即真宗駐蹕處

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知諫院張方
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者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
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
別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
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富弼還自契丹先是六月弼至
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
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
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
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入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

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前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懽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齊送

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
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其遂以誓書來也至是弼還奏

物故謂死也提封提舉四方之內揔其封數盧龍縣名今永平府盧龍縣是也契丹東胡種也居於西樓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遺種至元魏時白號契丹誌曰其地有二水一曰北也里沒里源出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土河是也一曰泉羅箇沒里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黃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一婦人乘小車浮黃河而相遇木葉山顧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

○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疾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

地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

爾弼語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行○九月富弼暨契丹耶律仁先來時弼至契丹

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

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

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

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

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

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

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

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

縣名今河間府獻縣是也耶律仁先耶律休哥之後

丹稜李氏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

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為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多聞博洽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執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使何以加諸

○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等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而去○冬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之置司涇州罷

諸路經畧使初翰林學士王克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上
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
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克臣之言故有是命琦與仲
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
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威不敢輒
犯邊境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

定川在平涼府今定州堡也涇州

任平涼府城東

○以泰山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復晉州平陽人舉進
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主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

師事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以富弼
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并往
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
能成兩國之好帝復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
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
忍死爾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夷簡感眩詔疾稍
愈數日一至中書夷簡力辭帝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
剪以賜卿○以晏殊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

唐李山勳得暴疾醫云鬚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為之
和藥勳頓首泣謝帝曰為仕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

○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
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
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
人不利正諫必造為禦知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
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
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數為帝分別言
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
群邪因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
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
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
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
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
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謂侍
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
使○以杜衍為樞密副使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諫
官歐陽脩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元昊嘗榜塞下

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畧無
成效會竦已至園門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
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凡十八疏
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
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
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
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忝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
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
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
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章得象晏殊

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余靖

王素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
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

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且出其師孫復聞之曰

介禍始於此矣蔡州今汝寧府和扁皆古良醫左傳○司

徒呂夷簡致仕○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諸路轉運

兼按察使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賢愚

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者

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

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戊子兩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
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
兩至衣皆沾濕移刻兩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
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已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
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用仲淹以歐
陽脩之言也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
不許乃受命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
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惶恐
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
用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卧薪嘗膽不忘脩政
以誥納帝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
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
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
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之矣○詔韓琦宣撫陝西時二府
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其失同列或不悅
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

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
獎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
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琦又陳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
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密定討伐之
計○冬十月以張益之王素沈邈為都轉運按察使○契
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友始終如一所薦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治效不知大體孝穆嘆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此乎時稱為國寶臣

甲申四年契丹重熙三年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

舉法○契丹黨項諸部叛附于夏契丹等討之夏人救之

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三拜賜直講

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

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

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

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海陵縣名今揚州府泰州是也

○曩霄來降○六月詔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

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

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

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

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

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然介斥已又欲因是傾
弼等乃使文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
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
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
矣○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弼請也弼及仲淹既去石
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九月晏殊罷以杜衍平
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在
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
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
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司徒呂夷簡卒帝
見群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四明陳氏曰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
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
邊以寧當國既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數為言者
所詆帝眷倚不衰反斥言者故能於天下之事屈伸舒
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獨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後日
之患又以私憾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為
可罪也

契丹主伐夏冬十月曩霄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契丹主自帥騎

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
十里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

集宜加討伐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
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楮其地契丹馬無所
食因許之和元昊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
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卜二月冊曩霄為夏國王

未新劉氏曰自宋之有事於夏也未嘗得志偏將劉平
任福等為其所戕而有智勇若狄青种世衡亦莫能剪
彼之羽翼大將夏竦范雍等為其所欺而懷忠義若韓
琦范仲淹亦莫能扼彼之咽喉但聞城于何所畚鍤素
具敵不能隳其成功戰于何所奔北不追敵無所用其
伏兵西賊心寒西賊膽破之謠傳于軍中昨稱吾祖今
稱兀卒之書達于朝端而自以為足矣卒至于假之以

名而在彼曰帝適此曰王啗之以利而北幣用倍西幣
用半然後免於兵連禍結焉夏之得志于宋亦甚矣哉
所以然者宋之得天下與前代異麀秦誅項蕩滌八荒
者漢擒克戮竇掃滅群雄者唐其神謀震乎絕域餘威
垂乎嗣胤而宋雍容委蛇以取之開創之初武功已微
而後世何所續承瓜牙之任武畧已寡而文臣何能抗
禦乎至其守天下亦與前代異北隣契丹故不敢專意
于西西拒元昊故不敢肆力於北譬如庭羸之人既以
千鈞壓其首復以百鈞縋其肩尚安得掉臂以搏布武
而趨乎宜乎比講兄弟之好得為北狄之兄亦可以為

難也西講父子之懽得以為西戎之父亦可以為尊也
勢使然也然當時天下之勢如此故其君臣相與孜孜
乎內脩兢兢乎外防思忍耻含垢之難為愛民保邦之
規而仁宗得為宋之賢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詎不信乎

乙酉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春三月范仲淹富弼罷仲淹內剛外

和政尚忠厚汎愛樂善及其去朝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
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庄里中以贍宗
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
群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壻蘇舜欽

也子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

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

曙之於

席上戲作傲歌拱辰聞之欲因是以傾衍乃諷御史魚周

詢舉劾其事疏上拱辰等請誅益柔章得象晏殊不可賈

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今西陲

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

其意可見矣帝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

同席被黜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

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出知兗州而拱辰遂見譏

於公議○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為樞密使

宋庠參知政事吳育罷籍為樞密副使庠本名郊後更名庠

○三月韓琦罷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

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

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

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

辨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

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

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

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

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

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

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群邪益忌脩尋左遷知滁州○罷科舉新法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免以陳執中平章

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十月罷

轉運兼按察使○罷宰相兼樞密使

丙戌六年契丹重熙十五年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八月以

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冬十月不雨○高麗

王欽卒子徽嗣

丁亥七年契丹重熙十六年春二月募人中糧於秦州○大旱帝

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吳育免乙未以夏竦平章

事丁酉改授樞密使○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

密副使○壬寅帝禱於西太乙宮是日雨四月甲辰帝御

正殿○八月分河北為四路○十一月貝州宣毅卒王則

據城中以叛以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初涿人王則以

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

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國讖書言釋迦

佛衰謝弥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于背以

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遂作亂囚知州張

得一殺通判董元亨等僭號東平郡王旗幟號令皆以佛

為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戊子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

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鎬以貝州城峻不可

攻乃為距圍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

北以牽制之及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

地道入城衆登城則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賊

賊大潰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以

文彥博平章事○衛士作亂伏誅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

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

叩寢殿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右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
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
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
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二
月夏國主曩霄卒子諒祚立元昊卒年四十六遣使告哀
于宋契丹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四月冊諒祚
為夏國王○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五
月無雲而震夏竦免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姦邪會京師
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

譏已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孔直溫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
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耳請發棺驗之詔下兗州杜衍知兗
與其僚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夷簡亦言無故發棺何
以示後始獲免然猶錮介子孫而貶孫復監虔州稅度罷丁
與夏竦議事不合也用明鎬以文彥博推鎬貝州功且薦其才可大用

鎬卒

○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參知政事明

已丑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夏諒祚寧國元年

○春正月甲午朔日有

食之○夏六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
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

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鍾弁而直聲爵不發著作佐郎劉
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契丹
策進士于金鑾殿

辛卯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春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
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

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無為軍今廬州府無

為州○以張克佐為宣徽等使知河陽府貶殿中侍御史衷

行唐介

字子方

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庭

克佐其伯父也以故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邵牧四使唐介

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中

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克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

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而同列衣違介獨抗

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文

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

顯用克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却

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

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

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

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

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斥介使下殿介猶爭愈切帝聲色俱厲衆恐禍出不測脩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失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共疏八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數十人各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時人以為詩識之驗由是介直聲動天

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唐太宗初置御史裏行以布衣馬周為之英州

今韶州府英德縣別駕隨刺史處察今觀察之有副使也

織燈籠錦以獻貴妃欲得執政密州今青州府諸暨縣介

字子方介之南廣挈家度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溢舟人

恐不免沉溺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流異汨

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公憇旅亭復繼其

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没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情動于中其辭無諂也

十月以罷籍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十一月以房庶為校書郎

益州鄉貢進士房庶

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

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制樂已定

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制樂已定

故授官而遣之

壬辰四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卒謚文

正

呂氏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

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

儂智高陷邕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州遂圍廣州詔余靖

楊旼等討之橫州今屬南寧府貴州今潯州府貴縣藤州今梧州府康州今肇慶府

德慶州端州今肇慶府龔州今潯州府平南縣潯州今潯州府廣州今廣州府

○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樂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以

為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以狄青為樞密副使青初以

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元昊反以青為三班差使時士卒畏

怯獨青每臨敵被髮戴銅面具出入城中無不披靡以是

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

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等諫其不可帝不聽披靡精體

抵番也震懼貌折節屈折支節也

○九月以孫沔為湖南江西安撫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田

經制盜賊事○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

賊事智高寇擾日甚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

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

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為宣撫使明日青入對白

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藩落騎數百益以

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

度以寵籍言也○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罷

榷法復通商○十月以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十二

月陳曙帥師討儂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狄青執曙誅之初

狄青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曙

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指使袁用等

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

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

愕然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桂州今桂林府賓州今屬柳州府崑崙關在南寧府城東股髀

也栗戰栗也

未新劉氏曰將一人爾師者數千萬億人也而以為將

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乎此一人惡得不重乎
如使此一人者不足以繫數千萬億人之命而致之于
覆亡則當誅奚疑焉所誅者少而后有所懲以致所全
者之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時
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皮
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強與晉爭霸橫行於江漢其景
後也敗于栢舉而其將囊瓦出奔不復能舉先君之法
以正其罪於是楚自此不振平王之屍鞭懷王給以入
秦其子孫以六千里之地為讐人役至于亡而後止何
也為將者退縮則得生何苦而以死犯敵人之鋒此所

以無往而不覆師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召諸
將戒以致死取短刀納靴中曰敗則我以此自剄已而
裨將郝廷玉奔還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
易馬遣之少頃僕固懷恩亦却又命取其首懷恩奮而
前光弼率諸將齊進賊乃大潰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
出匣劍付之由副將以下不用命者視此劍潘美等失
色吾故以為光弼河陽之捷猶於靴中之刀曹彬江南
之功本於匣中之劍也太祖親見周世宗高平之戰誅
敗將樊愛能何徽以取威定霸故其命彬若此興王之
時大率然也至於仁宗而太平日久無此風矣青從茂

西陲深知其弊於是曙斬而智高亡不旋踵青可謂知
兵宜乎見稱於韓琦范仲淹二公也

癸巳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承道元年

春正月會靈觀災○狄青大

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
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明日青
整軍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悉出逆戰
右軍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孫沔等俱失色賈逵將
左軍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
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陳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
陣前而青執白旗麾藩落騎兵出賊後大敗之追奔五十

里斬首萬計智高夜遁入大理遲明入城按賊屍有衣金

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

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大理國名今雲南大理府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秋

七月龐籍罷○以陳執中梁適平章事○十月丙申朔日

有食之○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為輔郡

甲午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謚為溫

成皇后○二月孫沔罷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遂求罷

知杭州○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

德用為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

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
遂拜樞密○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五月客
星出于昴

劉義叟曰客星出昴契丹主其死乎明年宗真果死則
昴主胡明矣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梁適免○八月以劉沆平
章事○十月葬溫成皇后

乙未二年

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八月以後洪基清寧元年

春三月改封孔子後文

宣公世愿為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
嗣乞更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如故仙源

縣今兗州府曲阜縣

○夏四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

契丹謂近臣曰朕與宋主

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遣使持其三世畫像來致上命以求御容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

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以為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

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刁約馬遵呂景初吳中

復呂溱蔡襄吳奎韓絳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

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

由是悉得召還

註音掛

○六月陳執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
會早遂免○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初彥博與弼同召至
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
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
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
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
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
相將相皆得人矣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

○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立復以重元為皇太叔
契丹主疾召長子燕趙國王洪基論以治國之要因大赦
縱五坊鷹鷄焚釣魚具翌日而殂于行宮年四十一謚曰神

聖孝章皇帝
廟號興宗

史臣贊曰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
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舉然能感富弼
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報之師於是政治
內脩條教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何讓於聖宗為

契丹主既立尊重元為皇太叔免拜不名洪基字溫隣小
字查刺沉毅有

君人○九月遣使弔祭于契丹帝聞契丹主卒發哀成服

于內東門幕次遂遣使弔賀○十一月南平王李德政卒

子日尊嗣○十二月契丹初置五經博士助教○詔李仲

昌脩六塔河河入中國行太西曲折山間出入懷東走赴
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時

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眾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濟淄滄棣濱德博懷樹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湖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殺其勢

丙申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帥宰相宿

衛禁中二月帝疾瘳乃罷○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

和戡為樞密副使○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詔罷鎮諫職

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宮中而未有建儲之

意文彥博因請于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

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

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

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宗

祖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

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願以大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

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以繫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

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聞者股

栗凡見帝固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

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

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

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宋紀九 仁宗皇帝 二十一 中月

刑獄同脩起居注時司馬光歐陽脩包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于英州罷回河役○大兩京師屋壞江河溢○六月兩社稷壇壞詔求直言於是翰林學士歐陽脩等皆以帝未立儲嗣為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狄青罷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

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青為人鎮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專賞蔽下故人皆樂為之死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請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踰年卒

相國寺在開封府內告身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

有褒貶訓戒之辭

深源劉氏曰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

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誚甚者郭崇韜
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耻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誦也其冒他人之姓者曾大瑛之不若也

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命宰臣攝事于太廟大赦○十
月王德用罷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
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
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以賈昌朝為樞密
使○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以包拯權
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
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

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聽欺
童穉婦人亦知其名呼為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丁酉二年

契丹清寧二年夏成都元年

春二月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

自作遺疏其畧曰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
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三月親試舉人是年翰林學
士歐陽脩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為竒僻絺章繪句
寢失渾淳脩深嫉之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僥
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九
月契丹使蕭邕求御容○胡宿奉帝繪像如契丹○十一

月詔間歲舉士置明經科

戊戌三年契丹清寧四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

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以韓琦平章事宋庠田况

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

儲副未建范鎮雖解言職請之益切而帝依違不決琦既

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

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

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乳

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

况陛下乎帝不答昇為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

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

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

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秋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王堯臣卒

己亥四年契丹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

避殿不受朝○二月罷權茶○四月大禘于太廟禘者以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封周世宗

後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以范鎮知制誥

鎮入謝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帝猶未許

○田况罷○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謚安

資治通鑑卷之四 宋仁宗紀 三十一 時論

懿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愠不形于色嘗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置其罪故皆畏服及卒以其子宗實育于宮中故卹典有加○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後再命為穎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五年

契丹清寧六年

夏四月程戡免戡與庠不合殿中侍御

史呂誨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撫州臨川人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

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呂東萊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于此書特其學不用

於嘉祐而乃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又於此而三致意焉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七月交趾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十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以薛向為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鄭州在開封府城西

辛丑六年契丹清寧七年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

固辭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

政若事急則奪其哀毀之情強起令復視事韓魏公嘗論起復不是朝廷好事

○夏四月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

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等

皆補外○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群臣欲援例稱賀同

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

於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

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

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

帝從之○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

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矣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倭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

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與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容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

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徇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

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有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

於是有驕情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

民怨不知一也。旦煥然四方糜潰。秦二曰惜時。極則否否。極泰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常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無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求賢於隱微也。綯。其戶者脩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竒。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說。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通之源。假借威權。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五曰務實。其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帝深納之。并州今大原府是也。煦物覆物。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者天之氣。嫗物育物者。地之體。姑息苟安也。○以王安石知制誥。○八月以曾公亮平章。竒容取安也。

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王安石以母喪去職。○以歐陽脩參知政事。○以范鎮為翰林學士。○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

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
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
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
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固辭
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曰
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乞終喪凡
十八章而後許之唐宦官楊復恭立昭宗自號定策國老斥昭宗為門生○十二月

復豐州

壬寅七年契丹清寧八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

奎為樞密副使○五月樞密副使包拯卒○八月以皇從

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公宗實既

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

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

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

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

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

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

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

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

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有與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永新劉氏曰漢成帝以趙飛燕為后其女弟合德為昭儀與之約誓惟欲其娣弟有子他嬪御有子者皆殺之於是成帝卒以無子而定陶王欣以趙氏娣弟延譽贊成果為漢嗣仁宗宋之賢君非成帝之比曹宋之賢后非燕合德之倫然猶曹后以其娣女配曙故亦贊成曙使得為仁宗嗣是仁宗於立嗣大事未免決諸宮闈與漢畧同也以予觀之曙不足為嗣史載其未終仁宗之

喪而遽欲追尊所生父母其於曹后行主相忤又遷仁宗孤女於別宮曹后泣告宰相有為無夫婦人作主之言他政事亦無足紀則其得為嗣也仁宗可謂不審矣曹后但知由我之親也由我之力也為我之子也信乎其無子而有子然不蒙孝養於英宗承祧之日與趙氏不得令終於哀平繼統之後無甚相遠則疇昔所圖其效安在成帝見剪於趙氏而天使之伏其辜良宜仁宗誤於曹后而鮮後福也可勝惜哉夫古之聖王以族人之子為嗣者擇之必審而建之必預審擇所以立其德預建所以固其恩克擇嗣而得舜於同四世祖之下豈

無親於舜者以孝親友弟之德不如舜也舜擇嗣而得禹於同八世祖之下豈無親於禹者以勤邦儉家之德不如禹也其擇之可謂審克以舜為嗣者二十有八年舜以禹為嗣者十有七年其育之可謂預故舜服克如父而富貴其子丹朱禹服舜如父而富貴其子商均故人主欲擇賢嗣位者與為人後而繼述者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冬十月詔賜諸路常平糶本錢○折繼祖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府州事○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

至
癸卯八年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呂氏本中曰國家之有天下疆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新安胡氏曰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者皆令讞音也議罪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

濫刑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
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蚧
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北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
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
兵京師疫太醫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
供服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
直則請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
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
懿尤為盛羨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
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大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
為國子監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
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以開四書
之端矣噫若帝者存心制治粹乎無以議矣白壁微瑕
其郭后之事乎君子愛人以德寧不于馬三嘆

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帝有
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
簾宰臣覆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
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檢拒曹氏及左
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立高氏為皇后五月

以富弼為樞密使

后侍中曩之曾孫祖太尉繼勳父北作坊副使遵甫母曹氏太后妹也故少育

于太后宮中與帝同年仁宗嘗曰必以為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不必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

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日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兩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自魏公一倡而歐陽脩繼

之呂誨王疇繼之司馬光又數數繼之既以保祐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天子卒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蓋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議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

號仁宗○契丹太叔重元反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

冬十月葬永昭陵○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通鑑閣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皇帝

帝諱曙僕安懿王第十三子仁宗無嗣養于宮中先名宗實賜名曙仁宗崩即位四年壽三十六葬未厚陵○帝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未幾官官諛間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陽脩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惜乎享國不永矣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

甲辰治平元年契丹清寧十年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凡三百

二十五人從司馬光之言也○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

為魏國公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馬后援之

后鄧后禹之孫和帝之后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

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

奉仁宗御容也

秋八月錄周世宗後○內侍

任守忠有罪斬州安置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

言妄誕交構兩官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
 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
 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
 立堂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
 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
 外咸快之○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
 軍○十二月西番木征以河州來附初喃廝羅娶李立遵
 女生瞎檀及磨檀角
 又娶喬氏而生董檀立遵既與喃廝羅不協李氏寵亦衰
 斥為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
 奔宗哥城喃廝羅不能制寶元中磨檀角死國人立其子
 瞎微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請屬喃廝羅瞎檀則
 居龕谷而死瞎檀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
 銀川而董檀與母別居有衆六萬獨有河州北之地至是本

征率其眾來附○吳奎以母喪去位○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乙巳二年契丹咸雍元年春正月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二月

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周宗所造也○夏四月詔議崇奉濮

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

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

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

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

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侍

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見暮敢先發司馬光獨奮

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

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
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
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
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
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
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
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

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
官大爵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
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
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
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
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
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六月甲寅帝乃
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子漢武帝子衛后所生故曰衛太子史皇孫劉回為鉅鹿尉
良婦所生故曰史皇孫鉅鹿縣名光武祖劉回為鉅鹿尉
故曰鉅鹿南頓縣名光武父劉欽為南頓令故曰南頓尹
矣之狀廣八尺畫為斧形即今之屏風則遺像也昔周公
朝諸侯于明堂天子
負斧衾南向而立

許浩曰英宗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謂
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
榮而歐陽脩引喪服大記為說欲使稱親議不決詔有
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率禮官引漢宣帝光武事論稱
親非是而別見儀禮漢儒議論為五篇奏之復與禮官
范純仁呂大防傳堯俞繳納誥勅而極論之朝廷不省
竊意歐陽脩所引喪服大記之說即典故也奚事於他

求乎故喪服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
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後
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
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
若其繼乎太宗而又稱其父母為親則禘祭之時有二
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奚而降
之誠以為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為其所生
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
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太宗而服
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謂

是故安懿之於神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夫安懿之稱固英宗之所當降然既以其故而爵以加則所以尊崇之者亦已多矣烏得違禮妄尊以紊夫大宗乎以是而拆之歐將無詞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典故乎

○五月以陳旭為樞密副使○詔宗室封王者子孫襲爵○七月富弼罷弼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張昇罷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舞蹈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不可

下以私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制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多溺死官為堊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

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執政大臣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
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淮江
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
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穎
之間積屍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
黑風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至秋幸而豐熟未及收穫
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蕩無寸遺都城之內道路棄桴官
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
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
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謂為之傷豈可

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說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
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
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天子唯
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懽
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悔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
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
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
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
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

以他人所言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十一月吐蕃喃廝羅卒以其子董擅為保順節度使

丙午三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

懿王園廟以王子宗懿為濮園公主祠事貶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

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

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克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

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于大理正琦傳會之罪亦

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

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

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

辨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於人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

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

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誥待罪誨純仁大防鎮克俞等皆罷

司馬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誨等不從亦罷誨等既出

議亦寢唐制九寺而大理寺乃鞠囚定刑之所即漢之

縣鎮知陳州俞通判汾州俞使契丹還即上頌乞

同縣鎮知陳州俞通判汾州俞使契丹還即上頌乞

新安胡氏曰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善乎呂氏中之論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為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

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期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為孝於濮王可勝惜哉宋史斷曰禮之為義其大矣乎天地非禮不能成其覆載之功朝廷非禮不能成其中和之治彛倫非禮不能成其收叙之道禮也者誠所謂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禮之本出於天而其制實自於聖人聖人制禮上

承乎天道下順乎人情天有陰陽之五行世有吉凶之
五禮禮為天子設天子之禮莫大於郊禘郊者天子祭
天於園丘而以親祖有功者配之禘者天子祭其祖之
所自出皆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而小宗之祀弗與焉是
知天子者誠天地宗廟之主而皇嗣或未之立而天地
鬼神將何所托乎仁宗以皇姪宗實為皇太子俾繼大
統不惟有以正國本繫人心而於報本反始之道無歉
矣為英宗者正當從司馬光所謂太宗無子而小宗為
之後之言又當從呂公著所謂如漢史皇孫故事陛下
入繼大統宜立濮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

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亦可謂禮明義定兼得之矣
奈何歐陽脩逆禮導諛反經妄議必欲致太后手書可
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
嗟乎使脩之議果行則天位置之何所宗廟屬之何人
而於仁宗之望亦已孤矣既而脩為苑鎮等所攻屈於
正議遂銜之會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答曰周公不之
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
內職脩乃譖於上曰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
嗟乎脩既失禮廢義不能反躬自責乃復設心如此其
與教女奴陰習石介書改伊周為伊霍者奚間焉且夫

禮者正心之本也君子之欲平治天下必自正心始脩
賞答李誦論性書云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所以罕言
或因及之非為性而言也又以孟荀揚之說皆為不悖
嗟乎其於性學既不能明則於經國之禮又何能知故
雖極論朋黨以扶世道脩五代史以明治亂亦何足以
挽追崇濮事之失哉若未叔者是亦夏父弗綦逆祀而
弗止者也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俵俵
乎其何之永叔之謂也

夏四月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
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撰嘗欲上自

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
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
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
非愚臣所能獨脩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
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
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放代之○胡宿罷以郭逵同簽
書樞密院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九月戊子朔
日有食之○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判渭
州

史臣曰曹彬為名將第一惟以其不殺耳自彬以後郭

逵其可取乎逵之將業歷仁英神哲四朝每戰先招懷
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
賞隱然一時宿將也蓋其兄遵死於敵素有家教况嘗
為范仲淹麾下仲淹教以問學故成就如此

○詔三歲一試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頴王頊
為皇太子大赦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
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
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來日降詔
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頴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
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

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丁未四年遼咸雍三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十年三

史臣贊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
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
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
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
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咏嘆至德何其盛也
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恭窺覷神器矯揉奪嫡遂啓禍原
誠何心哉

皇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韓琦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穎王納為妃 ○進封李日尊為南平王。○三月歐陽脩罷脩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脩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奸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因以劾脩帝詰之辭窮之奇等被黜脩因為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偶及脩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旨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頤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崇義

公柴詠致仕以其子若訥襲爵隨州今屬德安府 ○以司馬光為

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以吳奎參知政事

史臣曰宰相之職以親賢斥姦為首務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張堯佐郭承祐其真宰相乎史稱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信乎其為君子而與包拯趙抃一列矣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先是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吳奎對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矣乃命是職

江寧府今應天府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八月葬永厚陵○以周後柴貽廓為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曾公亮疾韓琦專因力薦安石覲以間琦也○韓琦罷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

王陶因劾琦不押當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琦亦感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或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勲業故時人稱賢

相者必曰富韓。○吳奎陳旭罷。○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為樞密副使抃入謝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要帝不從還光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冬十月方平以父喪去位。○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种諤襲虜夏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自是西方用兵蓋始于此。夏監軍嵬名綏城名山弟夷山請降因遂襲名山綏州今延安府綏德州

○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帝親制序而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穎邸穎王之邸舍也神宗初封穎王故曰

穎邸
○杜鵑鳴於洛陽

瓊山丘氏曰按趙汭曰宋治平間邵雍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氣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鸚鵡來巢氣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汭謂在宋治平間然治平僅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資治通鑑四卷終



